

審

SHEN

陳

CHEN

三

SAN

廈

剧团

第一场 归程

地点：闽粤交界，赤水溪畔，

时间：宋末某年七月十六日

人物：陈三、五娘、益春、公差甲、乙。

(陈三、五娘、益春在紧张音乐声中唱上)

陈三

五娘：(唱)

披星戴月向前行，翻山涉水不当停，

当年荔枝镜缘巧订，今日比翼回温陵。

五娘：(跌)哎呀！

益春：(君扶)阿娘！

陈三：阿娘怎么了！

五娘：无妨！（两腿酸痛，不禁擦揉起来）

益春：三哥，你看阿娘脚都肿了，只怕走不动了！

(自己也揉起脚来)

陈三：是啊，想阿娘从未出门，如今昼夜奔波，实是苦累你了！

益春：不都是为了你三哥！——阿娘啊，我两脚痛还是得行，恐怕有人追赶来。

五娘：(有难色)行么……(又揉起脚来)

陈三：(行止两难，观望)阿娘，到此已是闽粤边界，前头赤水溪，过了渡，便是福安大路了！……

五娘：哦！……

陈三：一到福安地界，就使那林大追来，他也无奈我何，阿娘，咱不如赶快过溪，也好休息。

益春：真是好啊！阿娘，咱们就快过溪。

五娘：是啊！

陈三：（失望）哎呀，因何溪中并无渡船？

五娘：（急）哎呀，这便如何是好！

益春

陈三：阿娘不必着急，此刻天色将明，渡船谅必快来了，咱不如在此溪边稍候。

益春：若是有人追赶前来？

陈三：（安慰地）过了一日一夜，想必无人来追了。

五娘：只好如此！

（音乐转平静。

（朝阳初昇，大地一片宁静，牧笛悠扬。

（斧声帮唱：

红日破云来，

煦光化霜开，

鳌鱼脱出金钩钓，

游向大海不回来！

情人相伴，

娘婿相依，

相伴相依海角天涯！

五娘：三哥，对岸便是福地了！（观赏）

陈三：是啊。

五娘：真是好景呵！

陈三：哦，阿娘可是喜爱对岸景色？

益春：自然是喜爱啰！

五娘：（唱）男那树梢，何物金黄累？

陈三：（唱）正是龙眼成熟时，

千结满枝。

益春：哦！

(唱) 龙眼好果子，
可比得我厝荔枝？

陈三：(唱) 各自饶有风味，
多情还是荔枝！

五娘：(唱) 想当年：元宵灯下初相见，
此心暗许，
何曾敢卜佳期。

陈三：(唱) 楼前马上重相见，
忘谢阿娘多情，
赠我绣帕荔枝，

益春：(唱) 也是三哥深情厚意，
乔装虚镜，

卖身为奴三年期，

扫所堂，捧盆水，

亲近阿娘身边，

亏得三哥满腹衷情不会得许与慈知机！

五娘：益春乱吐！

益春：(唱) 也亏我阿娘为你苦疼诉，成病！

五娘：(唱) 恨那灯船杯大催来逼紧，

陈三：(唱) 因此才来到这赤水溪边！

五娘

陈三：啊，阿娘，你连夜奔波，脂粉褪落，头插也偏斜了，该得整理一番。

(陈三帮五娘理装，益春在旁暗笑。)

五娘：(难为情地)此地也无镜台，有了，不免就在溪边，映水理装。

(走向溪边)

陈三：溪边坎坷，阿娘保佑！

（五娘不慎，脂粉散落溪中。）

益春：哎呀，可惜啊，胭脂粉都落进溪中了！

五娘：啊！

（唱） 脂粉落溪中，
溪水尽染红。
清流激江浪，
顾盼色永驻此溪中！

陈三：阿娘，待伯卿为你簪花。

五娘：……

陈三：（唱） 碧湖为明镜，
青山作妆台，
波光映玉肌，
但愿朱颜永不改，

陈三：（唱） 但愿人间春长在！

益春：三哥，此去武陵，还有多少路程啊？

陈三：还须再行几程，

五娘：但得到了对岸也就好了。

陈三：到了对岸，咱厝也就近了！

五娘：（自语）到了咱岸，咱厝也就近了！

（唱） 计归程，心喜幸，
为君不辞受苦辛。

陈三：（唱） 故乡近，渐佳境，
一路山花笑相迎，
清风吹送到门庭！
路上乡亲如相问，

五娘：（唱）欲答叫人难为情。

益春：（唱）老太夫人倚门望，
笑彦逃开老淚零，
诸家亲戚來探問，
姑嫂舅姑笑相連，
贊美新娘好才貌，
鬧起洞房戏新人。

五娘：死婢乱唱！

陈三：（唱）只盼遂了平生願，

陈三：（唱）百年永偕，琴瑟和鳴！
五娘

（内喊声忽起）

五娘：（唱）哦，惊得我脚手无力魂销魄离！

益春：三哥，阿娘，后面尘土飞扬，有人追过来了！

陈三：啊！来者公差模样，莫非……

五娘：前有大江，后有追骑，三哥，这便如何是好？

益春

陈三：一齐绝命逃走。

（陈三、五娘、益春逃走，公差追上。）

差甲：住！大胆陈三，拐逃主女，老爷火發在此，一千人犯舒
回处治！

五娘：哎呀！

（唱）谁想今日落罗網，

陈三：（唱）连累阿娘受笑殃。

五娘：（唱）三哥不必为我心伤，

陈三：（唱）向去几官亲慌忙！

差甲乙：行！

——急落——

第二场 刑罚

地点：湖州卫公堂，

时间：七月十八日

人物：知州，公差甲、乙、陈三、五娘、益春、四衙役、黄九郎、林大。

（布升，公堂、三通，四衙役分上站班，知州上，衙役喊堂。）

知州：（唸）莫笑官场似戏场，

衣冠五品也堂皇。

（林大，黄九郎上，作揖旁立。）

九郎：贤，贤婿……

林大：哼！事到如今，你还有么么面目见我？

九郎：哎呵贤婿，这都是陈三这奴才……

林大：也是你老员外好家教，令嫁好女婿！

九郎：贤婿这样说，老汉就死地自容了！

知州：不必争论，来呵！一千人犯摆！来。

（公差甲、乙押陈三五娘益春上，衙役哄班。）

陈三：（唱）归途不幸遭追骑，

一场愤恨来到此！

知州：你是陈三吗？

陈三：正是！

知州：陈三呵！

（唱）你是黄家的奴才，

食穿都由家主来，

竟将主女偷拐走，

思将仇报理不法！

陈三：老爷啊！

(唱)我虽在黄家身为佣，
小姐愿共我结成双，
夫妻一同回故乡，
说是拐逃未免荒唐。

林大：(对九郎)黄员外，陈三说令媛配他，为何你又收我聘礼，如此说来，豈不是一女两婚吗？

九郎：贤婿，吾女匹配于你，豈有再配他人之礼！老爷啊！陈三奴才当堂狡辩，请老爷从严处办！

知州：陈三，你明明是拐带主女，为甚顺供否认，如若不然，两边刑具，想你难当得起。

陈三：老爷，我与黄氏乃是夫妻，同归故里，怎能说是拐带？

知州：狗奴才啊！你既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无六礼聘定迎娶过门，周公制礼以来，敢有像你这样的夫妻？

陈三：黄氏与我有婚姻之约，情愿白头偕老，怎说不是夫妻？

林大：老爷啊！

(唱)陈三拐带吾家已聘女，
人证俱全还敢混非是，
奴才大胆竟将朝堂藐视，
若不严办怎能申法记！

知州：林举人言得有理，我不动刑，你不招认，来啊！陈三藤打四十。(陈自己站起来)

(公差甲、乙押陈三下，打毕，复押上。)

五娘：哎哟！（扶持陈三，哭）

五娘：(唱)眼见三哥身受重刑。

赵春

惹我遍地泪如雨倾。

五娘：（唱）是我累他至此地步。
教我怎不柔肠寸断泣不成声！

五娘：呸！贼徒天呀！
（唱）依靠权势，
强配亲仪，
今旦到此，心如铁石，
你想要娶我碧瑶，

五娘：（接唱）除非着南柯梦里！
益春：（接唱）改头换鼻！

林大：贱婢，真是好气啊。

九郎：贤婿，男在老汉落子，请莫怒气。（对五娘）贱婢，你还敢脱舌！

林大：老爷，莫益春鬼々祟々，不如……

知州：陈三硬牙不招，益春行为有弊，来啊，进拶指将益春拷问。

公差：遵命！（对益春用刑）

益春：哎哟，（哭）怎般刑罚啊！

（唱）刑罚怎么重，
到这机当，哎三兄，阿娘咱也莫哀怨。
谁想三人遭虎狼，

咬牙切齿，
只恨许林大丧尽天良！

五娘：（唱）益春你着忍痛忍痛。
是阮带累，一生不忘，
你若漏机，……就逢果有三兄，
到那时，更有万般灾祸起青墙。

益春：（唱）阿娘莫哭。

益春牢记心头怎敢忘。

但是官司法严，要招认恐怕连累着三兄，

不招认，这该刑罚那般刑罚教姁怎当？

知州：（唱）益春你着招认，

免你一身，受了普法刑罚。

（公差甲、乙再用罚）

益春：（唱）哎哟，哎哟，我身尝，

思，想，死，主，时。

陈三：（唱）益春你今但得着招认，

免你一身，受这千般刑罚。

益春：（唱）滴入肺腑实难当，

凄，惨，哭，断，肠！

知州：（唱）哎！这丫头，

胡言乱语，你疯狂，

你三人，私奔，是真罪难容。

你不招，我不放。

再不放松，老爷再不放松！

再刑来！

陈三：住！此事由我一人担当，何必对益春严刑逼供？

知州：既是如此，益春放了拶指。

公差：领命！（松刑）

陈大：（对知州）老爷，如今案情已明，望老爷秉公判断。

知州：老爷自有道理！来啊！

公差：唔！（陈三画治）

知州：拐犯陈三，囚禁牢狱！

公差：（押陈三）走！

陈三：（唱）身陷牢狱恨切齿，

回顾阿娘淚淋漓！

五娘

益春：三哥啊！（抱头痛哭）

知州：押去！

（公差甲、乙、押陈三下）

知州：黄九郎！

九郎：在！

知州：令坡交你领回，听候林府择吉迎娶。

九郎：遵命！

（五娘冲下）

益春：阿娘！……

（益春，九郎跟下）

知州：退堂！

（众衙役下）

林大：请问老爷，陈三的罪如何判断？

知州：唔，陈三拐逃闺女，本官意欲将他长枷示众，以儆将来。

林大：老爷，陈三拐诱宦门家眷，若仅加笞责，我爹在朝闻知，叫我如何交代？

知州：这……林举人意下如何？

林大：陈三这狗奴才，若不置之死地，我林大爷怎能甘心啊！

知州：但若依法判处，他是罪不至死！

林大：嘿，老爷岂不能加以权宜处置吗？

知州：这——（想）好，就加上咆哮公堂，自死法化的罪名，将他发配崖州充军。

林大：也只是充军吗？

知州：林举人，崖州乃是荒岛绝域，此去有死无生，陈三一死，黄氏便是眼中之物，如此岂不是一举两得吗？

PDG

林大：老爷明断，不摆潮州专天！

知州：豈敢豈敢！

林大：哈……哈哈……

—— 奔 急 下 ——

第 三 場 發配

地点：南台江边。

时间：接上场。

人物：五娘，益春，陈三，班头，陆义。

（班头甲内喊：“行”！解押陈三上）

班头：陈三行啊！

陈三：好恨啊！

（唱）可恨狗官枉法徇私，

判我冤军崖州城市，

恨与阿娘难再相见，

征逐离诸伊人怎知，

（班头，陈三欲下，益春内喊：“三哥慢行”！

陈三：啊！何人唤我？

班头：行々！

（班头推陈三下，益春引五娘上）

五娘：哎，三哥啊！（欲奔向前）

班头：（拦阻）呃！你这是做什么啊？

五娘：……（迟疑退缩，目视益春）

益春：既遇阿娘前来送别，

班头：要送是谁？

益春：陈三。

班头：（细视）哦！你不就是益春，和五娘子要来送陈三？

（伸手）来！

益春：做什么啊？

班头：做什么？你是真不认还是假不认？钱啊！

（阿娘暗下）

益春：阮只要共三哥儿再说几句话，难道也要钱？

班头：有钱使鬼推磨，无钱任人刁难！

益春：钱？阮死带来。

班头：死带来，返去提。

益春：阮厝不勾真远。

班头：远做两日行，（高声）实对你说，若无钱行开去，不必
噜嗦，我这枝水火棍就无容情了！

益春：班头爷啊！

（唱）班头爷暂且停威息怒，

当差修行恰好遭浮屠，

自来恶人必有恶果，

拆散儿央他会终生孤老。

人说善心终有补，

莫得残忍似狼虎！

你着听我告诉；

是阮阿娘相央告，

与我益春非相干。

离了肩头七尺路。

若不做人情，

阮也无么步。

班头：（唱）嘻！客欺，你男你男；

这个查某姁，
敢说你非相干，
风流罪案，
吴你引线穿针，
这是常例你也敢刁难。
我这衙门人当差值班，
并死生理讨还，
敢死札收来分烦？

益春：（取出金针递上）

（唱）金针一枝……

班头：（唱）金针一枝么稀罕，
恰似施舍零星，
我是正眼不爱弄。
这个犯人归我管，
谁敢勾前来乱喊！
我老爷，
骂你死贱人，
当真好大胆，
惹我怒气脸就板，
水火棒^加乱落，乱^加落，
打你一百八十板，
打得你叶^叶“哎呀我死！”
不敢^叶。
打得你回^叶转，
给你^叶痛^叶痒^叶，苦楚叶艰难！

益春：哎班头爷呀，你^叶存心^叶行^叶！若^叶，金针一枝，外加碎良^叶
五钱，你着给我^叶见^叶一下。

班头：（特喜）有金钗，又有碎良！好々，给你接见，给你接见！

蓝春：阿娘啊！……

（五娘上，）

班头：陈三，

（陈三上，）

陈三：来了，

班头：陈三，五娘，蓝春要来送你。

陈三：阿娘——

班头：闲话少说，翻身就要开船了。

陈三：阿娘！

五娘：三哥啊！

（唱） 眼男充军就要登程，
生离死别，是阮误君绝域行！

陈三：（唱） 我为阿娘悉捨性命，
更何妨臣々此行。

五娘：（唱） 阮是身化灰尘心不改，
传恩共君相随形影。

蓝春：阿娘啊！

（唱） 你是红妆国闾女，
怎能随他充军到绝境。

陈三：是々！小妹言得有理，阿娘啊！

（唱） 虽吴天各一方两飘零，
两地全凭一点心诚。
此去定然曲得青山在，
归来共你再续旧盟。

陈三

五娘：（唱）呼！我哥，咱前生来种蓝田玉，

到今生方各自西东，

五娘：（唱）拆散鸳鸯查鸾凤，

同林雁却被鹰赶散，（怒指）

陈三：（唱）比目鱼又遇当头浪，

突降狂风吹散天边彩云。

从此两地相思踏销魂！

陈三：（唱）你为我——

五娘：（唱）既为着君，

除非到槐安梦里，

才得依旧与君全群，

陈三：阿娘，何须如此，虽是关山阻隔，你我两心相印，终有

相见之时，只怕……只怕阿娘你……

（唱）贼林大堆来如逼寨，

到时必定又惹是非！

五娘：（唱）我此身早已属于君，

抽刀断水总是难分，

豪强若再相凌逼，

纵然一死有何恨！

班头：陈三，要开船了，

陈三：阿娘啊！

五娘：三哥啊，

班头：造船何在。

义伯：陈三来在江边，冬日裁容为生计，班头何事？

班头：将犯人带落船，

义伯：遵命，真是一对好夫妻，

班头：免啰噜行！。

陈三：（唱）舟前刘舍魂欲断，

红干襟别泪已枯，

五娘：三哥啊！

益春：阿娘！

—— 布 下 ——

第 四 场 写 仗

地类：五娘绣房，

时间：八月，

人物：五娘，益春，九郎。

五娘：（唱）孤凄闷，懒入绣房，

房空幕冷闷煞人，

昨夜一梦，梦见我三哥情人，

他来在房中哀怨，

诉出路上千般苦疼，

醒来寻视无人，

想来算去越自刈我肝肠寸裂！

他是官着人子，

为我荔枝才会发配崖州城市。

自君去后，废寝忘餐，

何曾画眉照镜，

早知误君，何要当初来出送，

免他今日受尽颠沛流离。